

DOI: 10.14137/j.cnki.issn1003-5281.2016.03.030

“一带一路”与东方文化

侯传文

(青岛大学 文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丝绸之路”辐射整个东方地区,沟通东方三大文化圈,是东方各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对于地域广博、文化多元、民族国家林立的东方世界,“丝绸之路”体现的和平、包容、合作、共赢的东方文化精神具有重要的文化认同作用。文化认同是区域合作的基础,“一带一路”建设正是基于以丝绸之路精神为标志的东方文化认同。“一带一路”既响应了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共鸣,也体现了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互动,其背景和指向都是东方文化复兴。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东方文化; 丝绸之路精神; 文化认同; 东方文化复兴

[中图分类号]G04; 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81(2016)03-0183-05

“一带一路”已经确定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并得到相关国家的积极回应,媒体和学界也进行了热烈讨论,其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掘和阐释,但其文化意义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本文从文化遗产、文化认同、文化复兴三个方面探讨“一带一路”与东方文化的关系。

一、东方文化遗产

丝绸之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丝绸之路是起始于中国古都长安,穿过河西走廊,出玉门关和阳关,沿绿洲,越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抵达地中海沿岸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广义的丝绸之路是上古时期形成的以中国为起点、连通亚非欧三大洲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

的总称,包括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等。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中国、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一带一路”建设增添了新的光彩。

多国合作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获得成功,说明许多问题。其一,丝绸之路不是属于某一个民族,而是丝路沿线各民族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文化遗产。其二,丝绸之路不是一般的“路”,而是非常宽广的区域。如果加上“海上丝绸之路”和“草原丝绸之路”,每条“路”的辐射范围有上千公里,其间除了东西通道,还有南北通道,纵横交错。各条丝路整合起来,涵盖了整个东方文化区域,包括东亚、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北非、东非等地区。通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方文化史”(编号:11&ZD082);青岛大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与东方文化”(编号:QDXY201413)。

[收稿日期]2016-01-10

[作者简介]侯传文,男,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丝绸之路”的辐射,地中海以东的“东方”被联结成一个整体。其三,“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和政治之路,更是文化之路。“文化(Culture)”是相对于自然(nature)而言的,世界遗产也有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之分。关于“文化”的界定虽然众说纷纭,但亦有共识,其基本内涵是人的群体生活方式或生存式样,包括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习惯,即物质形态和制度形态的文化,也包括形而上的精神生活,即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观等意识形态文化。

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丝绸之路”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首先,从形而下的方面看,“丝绸之路”主要是商路。这些商路上运行的有丝绸、陶瓷、香料、茶叶、金属、纸张等物质文化产品,以及伴随这些物质商品的制造技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人类的商业活动、人们的交往方式等本身都具有文化意义。正是通过这样的交往,不同文明不同样式文化得以交流融合。不仅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可以通过“丝绸之路”交换产品,同样是农业文明,东亚的丝绸纺织与西亚的小麦加工、南亚的制糖技术也有交流互动的意义。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首先在“丝绸之路”上开花,然后传播到欧洲,推动世界文化的发展。印度、阿拉伯的数学、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

其次,从形而上的方面看,丝绸之路上来往的不仅有商人,而且有大量的文化人。他们传播的主要不是物质文化,而是体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精神文化。古代中国成百上千的高僧大德到印度取经,如著名的法显、玄奘、义净等,他们或通过陆路,或通过海路,走的都是丝绸之路。沿着这些丝路,印度或西域高僧也络绎不绝地到中国传经译经。早期中国佛经翻译家多数是胡人,有印度人如摄摩腾、真谛等,有波斯人如安世高等,有大月氏人如支娄迦谶等,有西域诸国人如鸠摩罗什等。正是通过这样的取经和传法活动,促进了佛教的发展,造就了佛教哲学和佛教艺术的辉煌。敦煌、长安、洛阳等佛教昌盛和佛教艺术繁荣之地,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结点。特别是丝路重镇敦煌,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这里不仅有中国儒道与印度佛教的交汇,而且有来自波斯的祆教、摩尼教,来自大秦(罗马)的景教(基督教),来自阿拉

伯的伊斯兰教等。

第三,“丝绸之路”的文化意义还在于其文化传播功能。有学者认为,“丝绸之路是世界主要文化之母;是东西方文化的桥梁”^①。就东西方两大文化系统而言,丝绸之路的作用主要在于沟通,因为丝绸之路的东端是代表东方的中国,西端是代表西方的古希腊罗马,丝绸之路的确起了文化沟通的桥梁作用。就东方文化而言,丝绸之路的功能不仅在于沟通,而且在于整合。由于丝绸之路的沟通,产生于南亚的佛教北传和东传,在西亚、中亚和东亚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产生于西亚北非地区的拜火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文化东传和南传,遍及东亚和南亚地区;产生于东亚的儒家和道教,在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地区也有一定影响。三大文化圈之间的频繁交流,形成东方文化三色调和、多元互补的格局,东方各民族在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等方面具有了更多的一致性。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仅促进了各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东方文化的繁荣发达。

二、东方文化认同

“丝绸之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既有其全球性和全人类的意义,又具有区域性和地方性特点。文化遗产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文化认同的基础。对于地域广博、文化多元、民族国家林立的东方世界,“丝绸之路”具有重要的文化认同作用。

东方传统文化具有多元性。依据季羨林先生的观点,东方文化主要包括三大文化圈,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以儒道文化为传统的东亚文化圈、以印度为中心的以印度教和佛教文化为传统的南亚文化圈、以阿拉伯为中心的以伊斯兰教文化为传统的西亚北非文化圈^②。每个文化圈都有自己的历史渊

^① 参见长泽和俊《丝绸之路与古代欧亚大陆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张英莉译,见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310页。

^② “文化圈”是文化人类学中传播学派的一个关键词。我国最早引入“文化圈”概念的是季羨林先生。他在1982年为“全国高等学校东方文学教师讲习班”作报告时指出“中古时期,东方形成三大文化圈:一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圈;二是一印度为中心的文化圈;三是以阿拉伯为中心的文化圈。”参见季羨林《必须加强对东方文学的研究》,见陶德臻主编《东方文学简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4页。

源,社会构成和文化特质,具有鲜明而独特的个性。不仅各文化圈之间有着深刻的差异,各文化圈内部也具有多元多重的特点。由于这样的差异性,东方各国一直缺乏文化认同。历史上所谓的“东方”,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作为一门学科的“东方学”(Orientalism)所指的“东方”(Orient),只是西方人眼中“非我族类”的“他者”的概括。近代以来,东方固有的三大文化圈解体,其原因有二:一是近代兴起的民族国家意识强化了各自的独立性;二是由于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方式和程度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走上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如日本“脱亚入欧”使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解体,土耳其加入欧盟使西亚北非文化圈解体。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分而治之政策,也进一步助推了东方的分裂,使本来具有多元性的东方成为一盘散沙。

缺乏必要的文化认同,是学术界有人试图解构“东方”的主要理由之一。相对于西方文化的东方文化,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不仅存在,而且有其存在的意义,不应该也不可能被解构。应对解构的最好方式是建构。所谓建构就是要寻找东方文化的统一性,加强文化认同。通过文化认同增强东方的凝聚力,才能使东方文化具有抗衡力、影响力和生命力。然而,共同的文化身份,或者说文化身份的认同,一直是困扰东方文化总体研究的一大难题。当人们言说“东方”之时,不应该仅仅是众多个体的聚合,而应该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不是想象的产物,而应该具有坚实的基础。“丝绸之路”作为亚非国家共同拥有的文化遗产,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文化特点是东方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一。

丝绸之路文化特点之一是以民生为核心。先民们筚路蓝缕,开辟丝绸之路,为的是自己和民族的生存。丝绸之路上流通的,都是关乎民生的商品物资。沿途各国积极参与丝路贸易、积极维护丝路通畅,为的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万物生生不息,民以食为天,以此为核心的民生主义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与核心,理性与务实相结合的实践理性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和精髓,作为丝绸之路发起者的中国,其以民生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为“丝绸之路”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丝绸之路文化特点之二是开放与包容精神。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贯通东方三大

文化圈。其中不仅东西方文化迥异,东方三大文化圈之间也有深刻的差异,其主体文化,包括东亚的儒道,南亚的印度教与佛教,西亚北非的拜火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在 worldview、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观等方面都迥然不同。然而这样的差异和不同并没有影响人们的交往与交流。如果没有开放的胸怀和包容的精神,纵横数万里的丝绸之路难以形成,更不可能绵延数千年。

丝绸之路文化特点之三是和谐共生与合作共赢。丝绸之路的开辟,在丝绸之路上往来奔波的商人无疑是为了谋取利益。一般说来,利益往往伴随着争斗与争夺,甚至会兵戎相见,导致战争。然而,丝绸之路却一直是和平之路,各国商人以自利利他的精神分工合作,互通有无,其中体现的是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与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意识,贯穿的是和谐文化与合作哲学。

丝绸之路文化特点之四是无中心性。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丝绸之路是一个互联网,其中只有节点,没有中心。许多论者过分强调“丝绸之路”和“一带一路”的中国因素,强调中国中心或中国主导。大家习惯于以张骞通西域作为丝绸之路的时间起点,其实大谬不然。《史记》所谓“张骞凿空”,仅是就汉朝与西域诸国的政治交往关系而言,而不是就丝绸之路而言。早在张骞之前,公元前四世纪印度典籍中就有“来自支那的丝”的说法^{[1](P.76)},古希腊典籍也有关于中国丝的记载。张骞本人在大夏见到来自中国四川的蜀布,经询问,得知是从在印度经商的蜀商处买来的。可见丝绸之路的形成大大早于张骞通西域。另一个常被看作中国人主动主导丝绸之路的例子是郑和下西洋,实际上郑和下西洋已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晚景。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草原丝绸之路,都是沿途各民族共建的成果,而不是哪一家主导的产物。中国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发端,作为现代“一带一路”的倡导者,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无论是古代的丝绸之路还是现代的“一带一路”,都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丝绸之路作为一个互联网,联通亚非欧各个民族国家,没有什么中心。这样的无中心的互联网,其功能是互联互通,而不是控制挟持。这样的只有节点没有中心的互联网,是保持文化生态平衡的重要机制。

古代丝绸之路繁荣了沿途各国的商贸和各种

经济活动,一路播撒文明,传播和平。丝路的畅通促进了东方文化的繁荣发达,也凝结出和平、包容、合作、共赢的东方文化精神。这样的凝结着东方文化智慧的“丝绸之路”精神,是东方文化认同的基础。

文化认同是区域合作的基础。当今世界区域合作搞得比较好的地区,一般都有比较多的文化认同,比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都有比较强的文化凝聚力。“一带一路”建设基于什么样的文化认同呢?那就是“丝绸之路精神”。有了文化认同,才能达成共识,进而实现合作共建。丝绸之路一开始就是高度国际化的文化交流的产物,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促进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精神”具有了新的生命力。与古代丝绸之路沿途各民族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基于一种文化认同,那就是大家所共同拥有的东方文化。

三、东方文化复兴

“一带一路”提出的背景和指向都是东方文化的复兴。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季羨林先生就提出了“21世纪是东方文化时代”的观点。他引用俗语“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形象而深刻地指出,到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2](P.1)}。对此,学术界和社会上有较多的误解和质疑。在一些人看来,在西方文化主导世界的现实面前,在现代化的普遍追求面前,谈“东方文化复兴”无疑是痴人说梦。然而,21世纪太平洋时代的来临,却证实了季先生的先见之明。所谓太平洋时代,又称太平洋世纪,指的是环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由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太平洋时代是相对于古代的地中海时代和近现代的大西洋时代而提出的。从17世纪到20世纪的400年,可以看作“大西洋时代”。20世纪后期开始了大西洋时代向太平洋时代的转换。这种时代转换在文化领域也必然有所体现。如果说地中海时代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第一时期,形成了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大西洋时代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第二时期,形成了以西学东渐和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为基调的文化格局,那么,太

平洋时代将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第三时期,东西方文化关系也将进入一个新时代。^[3]太平洋时代必然出现新的文化景象,其中之一就是东方文化的复兴。

太平洋时代的进行曲已经奏响,“一带一路”与太平洋时代关系如何呢?首先,“一带一路”与太平洋时代相辅相成。“一带一路”的提出是顺应时代潮流,抓住时代机遇,发挥中国和东亚作为太平洋时代发动机的作用。其次,“一带一路”是“太平洋时代”的拓展和深化。从海洋文明的角度看,通过“一带一路”,我们不仅听到了太平洋时代的进行曲,也听到了印度洋的涛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是太平洋与印度洋联动的纽带。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伊朗等印度洋国家都有东向的愿望,希望加入太平洋时代的大合唱。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相关国家的良性互动,也是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和谐共鸣。从大陆文明的角度看,东方有许多国家没有临海,属于大陆文明,因此,东方文化复兴仅有海洋之间的互动是不够的。中国与中亚和西亚各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太平洋时代”的脉动延伸到整个亚非大陆,从而实现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互动。

笔者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们提倡东方文化复兴,究竟要复兴什么?怎样复兴?”“一带一路”建设恰好包含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中国和亚非各国共建“一带一路”,基于共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认同,却并非发思古之幽情,恢复重建古老的丝绸之路,供人们观赏和凭吊,而是继承和发扬“丝绸之路”精神,通过合作交流,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方面创造新的辉煌。复兴不是复古,所谓东方文化复兴,不是要恢复一个具体的物件、制度或者教条,而是在继承东方传统文化、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方面取得新的辉煌成就。因此,东方文化复兴,复兴的是自强不息的精神,是领先世界的地位,是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创造力和影响力。

如何才能实现东方文化复兴呢?需要扎扎实实的建设,需要东方各民族的通力合作。我们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东方文化复兴的重要途径,也是东方文化复兴的重要标志。

首先,作为途径,“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东方民族的崛起。历史上大国崛起往往伴随着战争征服,中国的和平崛起没有先例,前无古人,但不应该后无来者。“一带一路”的倡导,不仅彰显了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和诚意,而且要树立一个榜样,形成一种机制。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带动整个东方和平崛起。近代以来,中国与亚非国家一直同呼吸共命运,与亚非国家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的倡导,进一步体现了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崛起与复兴是相辅相成的,东方民族的崛起是东方文化复兴的基础,“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东方民族的崛起,从而为东方文化复兴创造条件。

其次,作为标志,“一带一路”建设必将创造出新的文明成果。“一带一路”建设秉承了古代“丝绸之路精神”,但其宗旨不是复古,而是创新。一是物质文化方面的创新。新的丝绸之路上不再是蠕蠕而行的驼队,而是风驰电掣的高铁;不再是徐徐航行的帆船,而是劈波斩浪的巨轮。它们运送的不仅是丝绸、茶叶、香料等传统商品,而且是现代化的产品,承载的是高铁、新能源、核电、电子信息、卫星导航等高新技术。二是制度文化方面的创新。制度形态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层面,包括人类群体的组织形式以及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而制定的法律和各项规章制度。东方文明数千年历史积淀下丰富的制度文化遗产,近代以来又吸收借鉴了许多西方制度。然而,无论是东方传统的制度还是西方的现代制度都不是万能的,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都遇到过问题甚至陷入困境,同样一种制度也有不同的运作方式,取得不同的社会效果。新的丝绸之路建设不仅物质文化焕然一新,而且适应新的时代和发展要求,在制度文化方面也将推陈出新。三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创新。精神文化包括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观等意识形态文化,以及承载它们的哲学和文学艺术。“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激发各民族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产生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成果,而且通过新的丝绸之路的连接,加强

了东方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从而进一步促进各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东方民族在崛起的过程中激发出新的创造力,创造出新的文明成果,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是东方文化复兴的本质。因此,可以预期,“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成之日,就是东方文化复兴之时。从这个意义上说,建设“一带一路”是东方文化复兴的重要途径,建成“一带一路”将是东方文化复兴的重要标志。

当然,东方文化复兴不是对西方文化的拒斥。历史上,丝绸之路虽然主要在东方,但却是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始终有西方人参与共建和共享。标志东方文化复兴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意味着对西方的排斥。一方面,“一带一路”虽然主要在亚非,但连通的是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等西方文化圈;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与西方国家共建和共享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东方的现代化过程始终伴随着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互动和对西方优秀文化的吸收借鉴,东方文化复兴是在近百年东西方文化交流基础上的整合创新。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是阻断而是加强东西方文化交流,东方文化复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在新的丝绸之路上与西方文化和平对接,平等交流,共同走向江河入海式的人类文化大融合。

[参考文献]

- [1] 季羨林. 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A].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 [C].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 [2] 季羨林. 再谈东方文化 [A]. 东方文化研究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 [3] 侯传文. 太平洋时代与东西方文化 [J]. 当代亚太, 1998, (2).

(责任编辑 牧仁)